

韩兆若 著

INSURANCE
COMPANY

保险 公司

首度关注本土四百万保险人生存状态
深度展现中国保险从无到有曲折历程

当代世界出版社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保险公司/韩兆若著.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7-5090-0806-5

I. ①保… II. ①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1240 号

书 名: 保险公司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56
发行电话: (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9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090-0806-5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王宪管一进办公室，第一件事必先浏览一下办公室准备的当日工作安排。自两年前从市人民银行副行长位置上调任市保险公司担任主要负责人以来，就一直保持着这一工作习惯。

“还好，今天事情不多。”王宪管自言自语地说。

王宪管拿起内线电话刚拨了一个号码，就看见办公室主任牛山歌推门进来。

“来来来，我正想打电话找你。”王宪管放下手中的电话，对牛山歌说。

“王总，今天下午市里组织召开的夏粮收购工作会议，让哪位领导参加？”牛山歌一边往王宪管的茶杯里倒着水，一边请示道。

“如果市政府没特别要求的话，就让刘总参加吧。”王宪管说。

“那我就通知刘总参加了？”牛山歌进一步落实道。

王宪管一边点着头，一边问道：“与新分配来公司四名员工的见面会安排在几点召开？都通知各部门了没有？”

“刚才我问过人事科马科长了，见面会定在十点钟在四楼会议室举行，刘总、宋总和各部门负责人都通知了。”牛山歌说。

“你去通知一下总经理室两位老总和人事科马自力，让他们到我办公室开一个碰头会，让马自力把四个人的档案材料顺便也带过来。”王宪管吩咐道。

牛山歌出去没多久，刘明副总经理、宋珂总经理助理和人事科长马自力拿着笔记本走了进来。

“关于新入司四个人的工作安排，上次党委会上我们研究过一次，今天再碰一下头，让自力同志把四个人的情况跟大家再介绍介绍，看看对这几个人的工作安排是不是合适。”王宪管说。

“新入司四名员工的基本情况，上次党委会上我简单汇报过一次，想必各

位领导还有印象。”马自力扶了扶眼镜，汇报道：“新入司的四个人中，杨山坡学历最高，东南经济学院管理系应届本科毕业，年龄二十三岁，籍贯是滨城市天王县天王镇。据说他父亲是放羊的，所以就给他起了个杨山坡的名字。李冬冬，年龄二十一岁，前年从滨城一中毕业后考入省银行学校，是滨城一中李校长的独生女，人长得不错。”

马自力笑了笑，接着介绍道：“其他两位人员的情况是这样的。付晓滨，二十八岁，十年从军经历，转业前在部队任副连职后勤管理员，曾荣立二等功一次。魏经纶，男，二十四岁，滨城劳动技校毕业，调我公司前在市外运公司宣传科工作，据说曾在《滨城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多篇稿件，不过我本人没有看到过，估计也就是三言两语的‘豆腐块’。”

听完马自力的情况介绍后，王宪管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石林烟，抽出一支点燃，深深地吸了两口，说道：“都谈谈吧。”

刘明放下手中的笔，从王宪管刚才放在茶几上的烟盒中抽出两支烟，一支递给了马自力，一支放在嘴里点燃：“对四个人的工作安排，我同意上次党委会确定的原则，人尽其才。滨城是沿海港口城市，水险、企财险业务相对较多，财产险科人手少，现有的四个人连 ABCD 都认不全，急需补充综合素质高一些的人才。杨山坡学历高，我看到财产险科工作比较合适。承保是公司的门面，跟客户打交道多，李冬冬是不是也到财产险科先实习一段时间？”

“刘总，不要把优秀的人才都弄到你分管的科室里了，也给我留一个呀！”还没等刘明讲完，宋珂就打断了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杨山坡给你留下，李冬冬还是让她到客户服务科吧，那么漂亮的小姑娘，不做客户服务太可惜了！”

按照总经理室成员分工，刘明副总经理兼工会主席，分管财产险科和团委工作；宋珂分管客户服务工作，人身险业务管理工作本来是由另一名班子成员薛大寨人称“学大寨”分管的，自从两年前薛大寨生病休养后，人身险业务就由宋珂分管了。其他如办公室、财务科、人事科等科室，王宪管自己分管。

“我看这样吧，杨山坡去财产险科，李冬冬去人身险科，在这两个岗位上，两个人也算是专业对口。付晓滨转业前在部队里从事后勤管理工作，有驾驶技术，跟外界打交道有一定的经验，去客户服务科比较合适。至于魏经纶同志，调我们公司前就从事文秘工作，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分管金融的赵

明副市长又跟我打过招呼，我看就留在办公室继续从事文秘工作吧。”

王宪管把烟蒂按在烟灰缸里，继续说道：“魏经纶同志在市外运公司工作时就是宣传股长，虽然外运公司从哪个方面讲都无法跟我们保险公司相比较，但职务我看还是给人家保留着吧，这样咱们在赵市长那里也好有个交代，大家看合不合适？”

三个人都说没意见，挺合适的。

见面会十点钟正式开始，总经理室成员，办公室、人事科、财务科、财产险科、人身险科、客户服务科等科室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

“大家静一静，现在开始开会。”主持会议的刘明用手敲了敲面前的麦克风后说道：“今天的会议说是见面会，其实是一个欢迎会。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上级人事部门给咱们公司新分配来四个人才，这四个人或者是学有所成，或者是有一技之长。比如说魏经纶同志吧，年纪轻轻的就咱们《滨城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好几篇文章，可以说是满腹经纶。人如其名，人如其名哪！再比方说杨山坡，二十多岁就大学毕业了，没有一定的能力，能考上省重点大学吗？他们四个人的情况我就不一一介绍了，过会儿，人事科马科长还要给大家介绍。”

马自力把四个人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后，刘明请魏经纶、付晓滨等四人发言，四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有主动先发言的意思。

“自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一个公司的人了，当着自己公司的人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都说说吧。”刘明笑着催促道。

“这样吧，付晓滨，你在部队里当过连长，发言的机会肯定不少，你先说说？”看到还是没有人先主动讲，刘明直接点名道。

付晓滨从椅子上站起来，“啪”的一声给参加会议的人员行了一个标准化的军礼，博得大家一阵掌声。

“当兵十年，在部队养成了良好的军纪和较强的执行能力，来公司后，我一定服从领导，认真工作，尽快适应新的工作岗位，不给部队丢脸。”付晓滨讲完，又“啪”的行了一个军礼。

魏经纶站起来向参加会议的人员深深地鞠了一躬后，用带着浓浓滨城味的普通话说道：“三年前，当我走出校门走向社会的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咱们滨城保险公司的一员，今天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在此，我向组织和各位领导表个态：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与付晓滨、魏经纶两位参加工作多年的“过来人”相比较，杨山坡、李冬冬就显得稚嫩多了，不仅神情紧张，语言表达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逻辑性，但大家还是鼓掌给予鼓励，毕竟刚走出校门，学生气未脱。

“刚才，四位同志都做了表态发言，讲得很好、很真诚。希望四位同志入司以后，认真学习业务，努力提高技能，及早进入角色，尽快融入我们这个大集体。下面，让我们以热烈地掌声，请王总讲话。”刘明继续主持道。

王宪管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讲道：“今天有四位同志加入我们这个集体，这是自公司正式恢复发展业务以来，一次性增添有生力量最多的一次。作为全市唯一一家保险公司，我们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地位在市内各部委办局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员工的收入水平我不敢说是最高的，但起码应该算是全市比较高的，所以，大家能在这里工作应该说是幸运的，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掉进‘福国子’里了。希望刚入司的四位同志，珍惜机会，虚心学习，努力工作，早日成才。同时也希望在座的各科室负责人，对刚进入公司的四位同志，生活上关心，工作上照顾，为他们更好更快地融入我们这个光荣的集体，提供有利的环境。”

掌声过后，王宪管继续说道：“借此机会，我先向大家透个底。上半年，公司经营状况不错，保费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不小，总经理室虽然还没有最终开会研究，但我想半年核算完成后，公司会拿出部分资金对公司全体干部员工进行一次普奖，数额应该不会少于去年，刚来的四位同志也有份。”

王宪管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刘明把刚才拿到王宪管面前的麦克又拿回自己面前：“刚才王总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特别是给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很振奋人心。鉴于上半年经营形势很好，大家工作又很辛苦，总经理室的领导们准备上午请大家一起吃顿饭，也算是给新来的四位同志接接风，地点在好运来大酒店。”

刘明看了一眼手表，说道：“现在是十一点十分，二十分钟后楼下集合。散会后，办公室、人事科、财产险科、人身险科、客户服务科的负责人和新来的四位同志再留一留，其他人散会。”

其他科室的负责人走后，人事科长马自力分别把魏经纶、付晓滨等人一一介绍给所要报到的科室负责人，各科室负责人带魏经纶等人到各自的科室转了一圈后，就一起到楼下集合。

楼下排着三辆崭新的轿车和一辆后面带半截货箱的小型货车，牛山歌正

在招呼大家上车出发。

不一会儿，王宪管和刘明、宋珂三位领导有说有笑地从楼上走下来，上了一辆黑色轿车后，四辆车就一起朝好运来大酒店方向驶去。

魏经纶、杨山坡等四人坐在后面那辆带半截货箱的车上。从未见过这么多好车的杨山坡忍不住地问旁边的付晓滨：“付哥，这辆车货箱这么小，一次能拉多少东西呢？”

还没等付晓滨开口，驾驶员小王就把话茬接过去了：“这辆车叫马自达，在国外是工具车，纯进口货，二三十万呢！”

杨山坡伸了伸舌头，接着问道：“王师傅，前面那几辆是什么车？”

“领导坐的那辆车是公爵王，小日本产的，全市就三四辆，市政府有重要外事活动或接待任务时，经常打电话调去使用。”小王不无炫耀地说，“那两辆车是桑塔纳，公司刚买回没几个月，每辆车也都二十多万元。”

车子穿过几条马路，又拐了两个弯，就到了好运来大酒店，酒店的服务员笑容可掬地把王宪管、牛山歌等众人迎了进去。看得出来，他们是酒店的常客。

“乖乖，这酒店好气派啊！在部队干了这么多年，还从没见过这么好的饭店！”付晓滨感慨地说。

“这是咱们滨城市规模最大的酒店，美国人投资建的。去年刚开业时，我跟我们外运公司的领导们一起来过，设施一流，就是价格太贵，最低标准可能也得四五十块钱。”魏经纶一边走着，一边跟三位伙伴介绍道。

王宪管等人刚一落座，两位穿着叉开得很高旗袍的服务小姐微笑着问道：“王总，今天咱们来个什么标准的？”

王宪管跟坐在对面副陪位置上的刘明商量道：“刘总，今天再按前天那个标准上？”

刘明说：“行啊。”

“先上四盒石林烟，搬一箱滨城特曲过来。”牛山歌跟服务员吩咐道。

第一道热菜上桌，王宪管发表完热情洋溢的祝酒辞后，十几个盛满滨城特曲的酒杯碰到了一起。

刚开始，魏经纶、付晓滨、杨山坡、李冬冬四个人还有点拘谨，都说酒量不行，不能喝。

“保险公司的人说不能喝酒，其他单位的人还不笑掉大牙？我们的原则是

宁愿丢了里子，也不能丢了面子。”牛山歌起哄道。

“老牛说得对，里子坏了可以补，面子丢了可就补不回来了。”财产险科科长姚东风附和道。

“科长，什么是里子？”李冬冬怯怯地问。

“不懂了吧？里子就是指这里。”姚东风拍了拍有些发福的肚子，洋洋得意地说：“山坡，我们财产险科可没有一个孬种，你可不能丢了我们财产险科的脸面。”

杨山坡有些为难地说：“科长，我酒量不行，我能不能少喝点？”

“俗话说：酒品如人品，酒量看能量。冬冬，干一个，让财产险科见识见识咱们巾帼英雄的风采！”人身险科科长于红梅挑战性地说道。

“于科长，你可不能欺负人家一个小姑娘，你要陪着一起喝。”宋珂瞅着于红梅说道。

“既然领导下了指示，那我就让各位领导见识一下人身险科的水平。”于红梅爽快地答应道。

一轮没进行完，魏经纶、杨山坡、李冬冬就喝高了，喝了多少酒，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全然不记得了。

第二天，杨山坡早早来到办公室，把卫生收拾得干干净净，因为他家不在城里，单位在办公楼上给他腾出了一间房子作为宿舍。

在洗涮间洗刷拖布时，杨山坡遇上正在洗杯子的付晓滨。

“付哥，昨天喝多了，下午没上班，领导们不会生气吧？”杨山坡怯怯地问道。

“很生气。从酒店里出来的时候，我看见几位领导狠狠地瞪了你一眼。兄弟，这次可能麻烦大了！”付晓滨故意逗杨山坡道。

“那怎么办呀？”杨山坡焦急地搓着手，脸都吓黄了。

看着杨山坡狼狈的样子，付晓滨忍不住笑了：“跟你开玩笑的，你还当真了？从酒店出来的时候，王总特别交代，上午参加活动的人，下午可以不用去单位上班了。”

看看四周没人，付晓滨压低声音说：“王总和其他几位领导从酒店出来后，就直接回家睡觉去了。”

“付哥，你真行，咱四个人就你没喝多。”杨山坡晃着大拇指，赞叹道。

“这叫千锤百炼终成钢啊！你以为这十年解放军白当了？兄弟，以后学着

点。”付晓滨自豪地说。

第一天正式上班，自行车就在半路上断了链子，气得李冬冬差点把自行车搬起来摔了。

李冬冬急匆匆地跑进办公室，科室的其他四个人都到齐了，正围坐在一起嘻嘻哈哈地说笑着。

“哎哟，这就是咱科里新来的美女吧？”一位年龄稍大、穿着一件红色小碎花上衣的人站起来问道。

“昨天你们三个人都没在办公室，没见上，这位就是咱科里新来的李冬冬。”于红梅指着李冬冬跟其他三个人介绍道。

“来来来，冬冬，我给你介绍一下。”于红梅指着刚才说话的那个人说，“这是姚美，姚大姐。这是小吴，吴秀丽。”

于红梅最后指着一位有些腼腆的小伙子介绍道：“梅胜利，咱科里唯一的异类，也是咱科里的‘国宝’。”于红梅说完，四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刚来公司，请多多关照！”李冬冬紧握着每一个人的手，重复着同一句话。

“于科长，昨天喝多了，一下午没上班。今天上班的路上，自行车又坏了，没能按时上班，很对不起啊！”李冬冬惴惴不安地检讨道。

“没事，没事，时间长了你就明白了。”于红梅安慰道。

入司第三天，马自力就把魏经纶、付晓滨等四人组织起来，进行集体培训。

“今天是周三，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五，公司安排我和我们人事科的吉波科长给大家组织一次培训，以便大家对保险公司的性质和发展历程有一个系统的了解。”马自力指了指身边坐着的一位大约三十五六岁的人介绍道：“这位是吉波，我们人事科的副科长。”

吉波礼貌地站起来跟大家打了个招呼。

“下面，我先把公司的基本情况跟大家简要地介绍一下。”马自力扶了扶大宽边眼镜，说道，“咱们公司是县级单位，王总的级别相当于滨城下面各县的县长、书记，也就是县官，职务跟领导的名字差不多。”马自力说完，自己先笑了。

“市公司本部设有人事科、办公室、财务科、财产险科、人身险科、客户服务科以及工会、团委等科室。五个县区中，下面的四个县都有分支机构。

在四位未来公司之前，公司有干部员工五十八人，其中，副科级以上干部十二人。去年公司业务收入一千五百多万元，上缴利润三百多万元……”

休息过后，吉波滔滔不绝地讲了几乎一整天，从一八六五年五月华商德盛号在上海设立“义和公司保险行”，标志着中国民族保险业诞生，讲到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一九五八年停办国内保险业务，讲到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决定从一九八〇年起恢复已停办二十多年的国内保险业务，同时大力发展涉外保险业务，哪年到哪年隶属于财政部，哪年到哪年由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什么时间又独立建制，直讲得四个人云山雾罩的。

“吉科长，您刚才讲，建国初期的国营保险公司在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中特别在防灾、减灾和保障国家、人民经济利益以及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中发挥了那么巨大的作用，为什么在发展形势正好的时候停办业务了呢？”杨山坡有些不解地问道。

“这个问题问得好！这是当时中国特殊政治背景下一种不合情理的反映。”吉波解释道，“按照当时的观点，人民公社规模大、人口多、劳动力集中调配、资金雄厚、后备力量强，抵抗和抑制自然灾害的能力好，人民公社有能力弥补灾害造成的损失，人民公社保险完全可以代替国家保险，在人民公社化和当时供给制的大趋势下，国内保险的作用已经消失。”

“吉科长，我们公司把那么多保险资金收集起来后，除了用于支付赔款，其余的资金都干什么去了？”李冬冬好奇地问道。

“不愧是银行学校毕业的，对资金问题就是比别人敏感！”吉波赞叹道，“以前保险资金基本上进入了银行，形成了银行存款，现在各家公司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收集起来的保费进行资本运作。”

培训最后一天，魏经纶跟其他三人商量：“明天是周六，上午下班后，咱们是不是约马科长、吉科长一起吃顿饭？这几天几位领导给咱们讲课挺辛苦的。”

“应该请几位领导一起吃顿饭，但不知道领导们赏不赏脸。”付晓滨不无担心地说。

“如果马科和吉科同意的话，咱们是不是连牛主任、于科、姚科还有我们客服科的韩科一起请了？”付晓滨补充道。

杨山坡说：“我和冬冬刚出校门，没社会经验，这件事就请两位老大哥决

定吧。”

“如果领导们同意的话，咱们准备到哪里去吃呢？”杨山坡接着又问了一句。

“咱们也请他们去好运来大酒店吧，我看那地方挺好的。”李冬冬建议道。

“好是好，可咱请不起！你知道上次王总请咱们吃的那一顿花了多少钱？”魏经纶带着神秘的表情问道。

“多少钱？”李冬冬和杨山坡几乎异口同声地问道。

“我问过我们主任了，他说那顿饭花了接近一千五百块钱！”魏经纶说。

“啊！不会吧？怎么能花那么多钱呢？”杨山坡惊讶得嘴很长时间没能合上。

“怎么不可能？你算算，咱们那天连驾驶员一共十八个人，每个人标准六十元，光菜钱就接近一千一百块钱，十六七瓶滨城特曲和两箱多啤酒少说也得二三百块钱吧？”魏经纶扳着手指算计道。

“那天你说最低标准四五十块钱，我还以为每桌四五十呢，闹了半天是每个人四五十啊？”李冬冬傻傻地问道。

魏经纶和付晓滨哈哈大笑，羞得李冬冬脸一下红了。

“那么贵的地方咱们可不敢去！王总在大会上不是说半年奖金咱们也有份吗，等奖金发下来以后咱们再请他们不行吗？”杨山坡以商量的口气问道。

“谁知道奖金什么时候能发下来？就是发下来了，我估计也就是给咱们意思意思。你还真把自己当人才了？”付晓滨说。

“要不这样，咱们四个人分头请请看看，万一领导们有事，咱们就往后拖一拖。”魏经纶提议道。

四个人商定后，各人负责去请各自的科长，马自力和吉波，由魏经纶请牛山歌帮助邀请。

十一点左右，邀请的情况很快汇总起来了：其他人都没问题，只有李冬冬的科长于红梅说家里有急事参加不了。

杨山坡一阵窃喜，他想于红梅家里有事参加不了，这事肯定得往后推一推了，因为他来公司报到的时候，从家里就带了六十块钱，那是他父亲卖了两只羊的钱。

那天，父亲赶集卖羊回来，把钱交到杨山坡的手上，嘱咐道：“山坡，刚到一个新单位，人生地不熟的，该花钱的时候千万别心痛。我本来想多卖几

只，但觉着现在草正肥，正是羊上膘的时候，没舍得多卖，如果不够的话，你捎个信回来，我赶集再卖几只，千万别让城里人小瞧了咱们乡下人。”

杨山坡颤抖抖地从父亲粗糙的手里接过钱，连声说道：“够了，够了。除了吃饭，应该没什么花钱的地方了。”

“红梅没时间，咱们去。人家四个小青年真心实意地请咱们，咱们不能不赏光！是不是牛主任？”韩东洋嘶哑着声音说道。

“都喝成酒糟鼻子了，还那么馋酒，真不是东西！”杨山坡心里暗暗骂道。

“这样吧，牛主任，你找个驾驶员跟我回家一趟，我回家取几瓶酒，酒店里的酒太贵了！”姚东风说。

“我让小王跟你回家趟。老姚，回家多拿几瓶好酒让弟兄们分享分享，省得客户再送的时候家里没地方放。”牛山歌笑着说。

“哪有什么好酒，就是还有几瓶山西汾酒，放家里好几年了，不知道味道还行不行。”姚东风说。

“哎，老姚，拿着酒后别回单位了，直接去海鲜城吧。”牛山歌建议道。

到了海鲜城，牛山歌对两个驾驶员说：“你们回家休息吧，吃完饭后我们自己想办法回去。”

说是海鲜城，其实就是一个只有七八个包房的中小型饭店，老板是个女的，长得白白净净的，挺性感的。

牛山歌跟女老板说笑着，很熟练地把菜点好了，菜谱也没看一眼。实际上服务员根本也没有拿菜谱过来。

“我来安排一下。”牛山歌自告奋勇道，“老姚，你是大哥，你坐主宾。老马这几天上課很辛苦，坐副宾位置，其他人随便坐。”

“我说牛主任，你是大内总管，主宾还是你来坐吧？”姚东风一边说着，一边把牛山歌往主宾位置上让。

“你快坐好吧，别磨叽了！”牛山歌故作生气地说。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反正是在你老牛的地盘上！”姚东风嘿嘿笑着说。

“老姚，再胡说八道小心我废了你。”牛山歌端起一茶杯水，做出往姚东风身上泼的动作。

“你们怎么坐？”牛山歌看着魏经纶等人问道。

四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互相谦让着。

“这样吧，付连长，你年龄最大，坐主陪位置。小魏，你坐副陪。”牛山歌说完，指了指还空着的两个座位，示意杨山坡和李冬冬坐下。

付晓滨三杯酒刚敬完，韩东洋就端起酒杯跟姚东风说：“姚科，我先敬你一杯？”

“哎，韩科，人家副陪还没讲话，‘规定动作’还没进行完，你怎么就带头破坏规矩了？先自罚一杯吧？”牛山歌首先起来反对道。

“别说罚，先奖励一杯吧。”马自力马上响应道。

“不是说三杯过后尽开颜吗？”韩东洋争辩道。

“谁告诉过你三杯过后尽开颜了？东洋人就是不按规矩出牌。”牛山歌、马自力等众人起哄道。

正在大家非逼着韩东洋自罚一杯的时候，女老板笑嘻嘻地从外面走进房间：“几位大哥喝得这么热闹？”

一看见女老板进来，韩东洋立刻打着手势说：“来来来，肖红，肖老板，牛主任正找你呢！”

“别听东洋鬼子胡说。”牛山歌眼珠子瞪得老大，质问道：“我什么时候说找她了？”

“不承认了吧。刚才不还在念叨嘛！是不是，吉科？”韩东洋看着吉波说。吉波不作答，只是嘿嘿地傻笑。

“怪不得人家都说人事科不干人事，关键时刻也不主持一下公道。”牛山歌装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说道。

肖红一只手扶在牛山歌的肩膀上，另一只手端着一杯啤酒：“各位大哥，感谢一年来对我肖红的关照，我敬各位大哥一杯。”

“要说关照，那你应该先敬我们敬爱的牛主任一杯。”韩东洋不怀好意地说。

“对，先敬牛主任一杯，让他多安排安排。”姚东风一语双关地附和道。

肖红拗不过大家，只好跟牛山歌、姚东风、韩东洋、吉波和付晓滨等四个人每人各喝了一杯啤酒，脸红扑扑地走出了房间。

“别只顾着喝酒了，咱们也得说点正经事了。四位同志刚进公司，你们几位要多帮助、多提醒，别把几个小青年带坏了啊。”马自力打着哈哈说。

“马科大可不必担心。四位都是才子，咱们那点事人家一看就明白个八九不离十。”姚东风纠正道。

韩东洋说：“客服的事简单，把钱赔好就行了，关键是掌握好火候。”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教诲着刚入司的四个人，感动得魏经纶、杨山坡等人一杯接一杯地敬酒。

酒一直喝到下午三点多，大家才歪歪扭扭地走出了海鲜城。

“牛主任怎么还没出来？上洗手间了？”杨山坡问魏经纶道。

“咱们就别等牛主任了，他肯定又忙活去了。”韩东洋语气有点怪怪地说。

看着几位科长远去了，魏经纶回过头来问付晓滨：“付哥，花了多少钱？”

“正好四百八十块钱。比好运来便宜多了！”付晓滨回答道。

“付哥，钱你先帮我垫上，周一我再还你行吗？”杨山坡跟付晓滨商量道。

“付哥，我也下周一还您。”李冬冬也说道。

“不用着急，这么几个钱我还拿得起。”付晓滨爽快地答应道。

“没事，付哥有钱。”魏经纶笑着问，“付哥，转业时部队发了多少转业费？”

“没几个鸟钱，也就三千两千的。”付晓滨应道。

回到宿舍，杨山坡背上包，骑上刚买的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就往四十公里以外的天王镇奔去。杨山坡一边拼命地蹬着自行车，一边盘算着如何开口问父亲要那每个人都要均摊的一百二十块钱。

“城里花销太大了，一顿酒就喝掉上大学时一年的花销。唉！”杨山坡暗暗叹息道。

杨山坡的爹是个瘸子，这毛病是农业学大寨年代修水库放炮时炸伤的，从此就得了个杨瘸子的外号。杨瘸子自从伤了左腿后，重活干不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前，生产队为了照顾他，就让他在生产队的饲养院里养养猪、喂喂牛这些在当时看来比较轻松的活。生产队解散后，杨瘸子别的活干不了，只好借钱买了几只羊，当上了羊倌。杨山坡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吃饭穿衣从不挑剔，学习一直是班里的前两名。在经济学院上学的四年里，除了买点学习必需品、每月二十多块钱的生活费外，从不乱花一分钱，他知道，家里供他上大学很不容易，每分钱都是父母汗珠子摔八瓣挣来的，况且弟弟上学也需要花钱。

杨山坡一回到家，母亲就唠唠叨叨个没完没了：“刚上班，一分钱还没挣，就流水似的花钱。你以为钱是土坷垃，拿起来就能用？你爹瘸着腿风里来雨里去的放了一年羊，到头来也不过卖个五百六百的，你倒好，五六天就

花掉全家人一年的口粮钱！”

“你就别再叨叨了。孩子刚进一个新单位，该办的事不办能行吗？山坡，别听你娘的，该办的事一定要办，不能让人说着不是。我让东庄羊贩子‘钱老鬼’拉走三只羊就够了，谁家的钱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抓紧还给人家，别欠人家的。”杨瘸子一边抽着旱烟袋，一边说道。

“唉！一顿酒喝掉了我爹三只羊！”杨山坡又长长叹了一口气。

二

周一早晨七点刚过，四个人好像约好了似的几乎同时到达了公司。

杨山坡一到公司，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付晓滨还钱：“付哥，上周喝酒的钱我带来了，还给你。”

“你先用着吧，那么着急干什么？”付晓滨客气道。

“我已经带来了，以后需要的话，我再找你借。”杨山坡说着就把钱塞进了付晓滨的口袋里。

魏经纶收拾好卫生没多久，牛山歌就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走进了办公室。

“科长怎么来得这么早？”魏经纶讨好地问道。

“习惯了，办公室工作本来就是早来晚走的工作。”牛山歌说道。

“科长，我刚给您沏好了茶，您喝吧。”牛山歌一坐下，魏经纶就把茶杯端到了牛山歌的面前。

“小魏，别这么客气，以后我自己沏就行了。”牛山歌满意地说道。

从王宪管办公室出来，牛山歌跟魏经纶说：“小魏，你通知办公室的其他人员一会儿到我办公室集合，咱们开一个短会，有些事我再跟大家交代交代。”

没多大工夫，办公室的人员全部到齐了。牛山歌扫了大家一眼后说道：“今天开个短会，有几件事跟大家再强调一下。一是关于车辆维护与安全问

题。去年以来，上级公司相继给咱们配备了四辆新车，极大地缓解了公司办公用车紧张问题，大家要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务必把车辆维护好，保证车辆整洁，绝对不能出现故障问题。二是大家具体分工问题。宣传和文秘方面的工作，以后主要由魏经纶同志负责，林琳主要负责收发、文印、接待等方面的工作。三位领导的车辆使用问题，在这里我再重申一下。王总在人民银行工作的时候，刘大奎就在领导身边工作，给领导服务已有好几年了，具有较丰富的行政管理和服务经验，除了对三位新来的同志有传帮带的义务外，还要协助我做好公司车辆的管理工作。刘征、吴小小两位同志入司时间不长，对刘总、宋总两位领导的特点、习惯可能还没完全掌握，在如何为领导提供好服务方面要多向刘大奎同志请教，同时还要承担起公司的安全保卫、日常行政事务和领导办公室的卫生工作。王绪言的自行车作为办公室机动车辆，主要任务是保证办公室及业务科室正常用车，但不管哪个科室用车，都必须经过我批准。”

大家散去后，牛山歌又把魏经纶单独留下：“小魏，王总对宣传工作一向很重视，你要发挥好你的特长，在报刊杂志上多做些宣传公司的报道。另外，省公司半年工作会议下周要召开，在全省半年工作会议上，王总有一个典型发言，过会儿领导们要开会专题研究，你跟我一起列席会议。”

进入公司刚一周，就有机会参加总经理办公扩大会议，魏经纶既激动，又有些忐忑不安，感觉心怦怦直跳。

“今天这个会议是一个专题会议，议题只有一个，研究即将召开的省公司半年工作会议上我的典型发言提纲。魏经纶同志因为第一次参加公司最高规格的会议，这里我有必要多说几句。能够参加总经理办公会议，这应该算是一种荣誉，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机会，尤其是像你这样一位刚入司不久的员工来说，更应该是一种莫大的信任和奖励。对每次会议上领导们说的话、做出的决定，起码要做到三点：一是要吃透精神；二是要融会贯通；三是要守口如瓶，否则就不是一名合格的干部。”王宪管说道。

听到“干部”这个词，而且这个词是从公司最高领导嘴里说出来的，魏经纶心里一阵狂喜，但他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因为他马上想起舅舅赵明的教诲：轻易不露，学会矜持，急而不躁，遇事不惊，方能成器。

王宪管说：“省公司的半年工作会议，确定了三个典型发言单位，其中就包括我们滨城公司。省公司给我们定的发言方向是‘如何发挥保险的保障功